

## “星期五”所隐含的圣经原型

王传顺

(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摘要:** 借鉴原型批评理论,通过论证《鲁滨逊漂流记》“星期五”与《圣经》中耶稣受难情节的一致性,指出《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形象就是“星期五”的原型。从而得出结论,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同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现象。

**关键词:** 鲁滨逊漂流记;“星期五”;圣经原型

**中图分类号:** I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718(2008)09-0044-03

丹尼尔·笛福(1661—1731)是英国18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不仅在他的时代就轰动一时,就是现今读了也依然让人兴味盎然。许多读者对主人公鲁滨逊耳熟能详,并对其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里就不必赘述;但是,对书中的另一个人物“星期五”却鲜有人关注。周庭华先生在《解读‘星期五’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中曾经从文化身份丧失的角度进行过分析,但没有提及“星期五”所蕴含的圣经原型。为此,本文拟从圣经原型的角度对该人物进行剖析。

原型就是一种原始意象。文学原型一般是指作品中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文学现象。近代学者诺斯洛普·弗莱在荣格和弗雷泽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型批评理论,他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神话是一种中心启示力量,给予仪式以原型意义,给予神谕以原型叙述。其实,神话就是原型,……”<sup>[1]</sup>;另外,他把文学看成“移位的神话”,也就是说,古代人的宗教信仰与神话,随着它们的过时与消亡,在近现代“移位”成了文学。神话的模式由此成为各类文学的模式,神也相应成了文学中的各色人物。文学作品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情节,在叙述着一个神话故事或者一个神话故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部分而已。在此,笔者借鉴原型批评理论,在论证“星期五”与《圣经》中耶稣受难情节的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形象就是“星期五”的原型。

其实,书中对“星期五”着墨不多,他只是吃人部落的一员,在一次部落争斗中被俘,差点让人吃

掉,恰巧被鲁滨逊碰上并解救出来,以后就成了鲁滨逊的仆人,一心一意跟着鲁滨逊。就这么简单,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展开阐述的。可是,笛福为什么给他起名“星期五”呢,为什么不叫他汤姆(Tom)、约翰(John)之类的呢,就像中国的张三李四之类的大众化的名字。书中说,因为救他那天是星期五,所以鲁滨逊就给他起名“星期五”了。难道就这么简单么?笔者认为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深层的东西包含其中。这个深层的东西就是——在“星期五”身上隐含着一个耶稣受难的圣经原型。

首先看星期五在西方世界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在西方,很久以来就有“黑色星期五”的说法,也就是,如果13号这天也是星期五,就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意味着最倒霉的日子。据说,亚当是在星期五被造出来的,他和夏娃吃禁果也在星期五,他俩死的日子也是星期五,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是在“黑色星期五”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也有人说是由于耶稣是在星期五被他的第13个门徒犹大出卖的。西方有个传统节日叫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 或 holy Friday),就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五,这天基督徒纪念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所以被称为“good”是因为在基督徒眼里,耶稣在这一天获得了灵魂的解脱,摆脱了原罪以及肉体的束缚。而且,紧随着耶稣受难日,便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Easter),纪念耶稣的复活。《圣经·新约全书》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身体复活,复活节因此而得名。关于耶稣之死,按基督教教义,是为了赎世人的罪;耶稣身体的复活,是为了叫信徒们得到永生。因此,在基督

收稿日期:2008-07-09

作者简介:王传顺(1973-),男,山东金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教里,耶稣受难日以及复活节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可知,星期五不仅仅是日历中的某一天,它还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含义。

另外,如果读完《鲁滨逊漂流记》,我们会发现,鲁滨逊也是个基督徒,尽管他一开始不太信教,而且他的皈依基督教也是实用主义的,即平时不做礼拜,不乞求上帝,把上帝放在一边,但到了危难时机,面临自身无法解除的困境时,才开始祷告上帝,以求得到上帝的保佑。比如,鲁滨逊流落在荒岛上发疟疾时,反省了自己的过去,“我是一个没有善恶观念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不记得曾经有一次想到过上帝,或者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在危难中间不知道畏惧上帝,遇救的时候也不知道感谢上帝。”<sup>[2](P66)</sup>后来,在祷告上帝之后,他化险为夷,“心里非常感动;立即跪下来,大声感谢上帝”<sup>[2](P72)</sup>。此后,他在内心深处开始深深崇拜上帝,并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祷告上帝的次数,平时,没事就阅读《圣经》,以求获得心灵的安慰及解救。这样,他一次次出海,一次次遭遇灾难,同伴都在灾难中丧生,而他却幸存下来,并且能够在荒岛存活下来,在他心目中,无异于得到了拯救,获得了新生与复活。

在鲁滨逊眼里,野蛮人的人吃人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万物的主宰为什么会容忍他所创造出的生物干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行径,干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居然吞吃其自己的同类”。<sup>[2](P51)</sup>在他解救了“星期五”之后,就想方设法改变了后者吃人的习惯。在故事中,鲁滨逊遭遇到一次野蛮人的聚会,并且像他梦中出现的那样,其中的一个受害者,突然摆脱了束缚,向鲁滨逊飞快地跑来。这就是被鲁滨逊解救的那个野蛮人,后来他教这个野蛮人说话,“首先,我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应该叫‘星期五’,因为我在星期五救了他的命,而我这样叫他,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sup>[2](P158)</sup>。既然鲁滨逊生活在信奉基督的西方世界,熟读《圣经》,那他对耶稣受难的故事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希望“星期五”将来知道耶稣受难的故事。耶稣是在“星期五”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而“星期五”也是在这一天差点让另一个部落的野蛮人吃掉,也应该算是他的受难日,并且在这一天鲁滨逊救了他的性命,使他获得了再生。一旦“星期五”意识到了这些,就会对他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做他的奴隶、仆人。这样,在“星期五”身上就隐含了耶稣受难的圣经原型。那个野人(“星期五”)及其同伴被另一伙野人带到荒岛上,他的同伴被人用一根木棍或一把木刀一阵乱打,然后剖腹开膛,准备烹调,其原型就是

耶稣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作为“上帝之子”(Son of God)很快就复活了,获得了再生,或者永生,而“星期五”也被鲁滨逊解救出来,并使后者皈依了上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再生、复活。

在随后的日子里,鲁滨逊就有意向“星期五”灌输他的宗教思想。他了解到“星期五”也有自己的信仰,比如:“有一次,我故意问他:他是谁造出来的?这可怜的家伙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在问谁是他的父亲。我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他:大海,我们脚下的陆地,高山,树林,都是谁造出来的?他告诉我,是一位叫做贝纳姆基老人造出来的,……我又问他:在他们的国度里,人死后都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是的,都到贝纳姆基那里去。’”<sup>[2](P165-166)</sup>在基督徒眼里,这就是异教徒。于是,鲁滨逊设法改变后者原来的宗教信仰,使其改信万能的上帝,告诉他一旦信仰了上帝,死后他的灵魂就能进入天国,获得永生。通过这种方式,使“星期五”永远心甘情愿地为他所用。

鲁滨逊对“星期五”恩威并施以达到控制他的目的。先是用先进的火药武器解救了“星期五”,然后又用相同的武器威吓他。不过,鲁滨逊的威吓方式很有趣,他把“星期五”带到树林里,当着他的面开枪打死一只羊,又打死一只大鸟,结果吓得“星期五”扑通一声跪在鲁滨逊面前,抱着鲁滨逊的腿恳求不要杀了他,而且事后好几天,动都不敢动那支枪。然后又开始改变“星期五”的生活习惯,让他穿羊皮背心,吃炖肉,喝羊奶,改掉吃人肉的恶习。并在后来的日子里,使“星期五”逐渐学会了说英语,信仰基督教,并用语言界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主仆关系。通过这些手段,鲁滨逊把自己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强加在“星期五”身上,彻底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忠实的仆人。有一次,鲁滨逊假装让“星期五”走,后者着急了,拿了一把斧子交给鲁滨逊,“你为什么叫星期五走呢?拿斧子把星期五杀了吧,不要叫他走”。不仅如此,“星期五”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二人一块到他的部族去,把“野人教导成善良,清醒,温和的人”,“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祈祷上帝,并且过一种新生活”。<sup>[2](P174)</sup>此时,“星期五”已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丧失了自己本源身份的“星期五”真能过上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幸福生活么?真的会如鲁滨逊所代表的基督徒们所认为的获得了“复活”与“新生”么?其实不然,这只不过是作者的粉饰太平,一厢情愿而已。随后,“星期五”只是以仆人的身份跟随鲁滨逊,并没过上与鲁滨逊一样平等自由的生活,而是由原来的自由

人变成了一个不自由的受压迫者,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受难者”。

西方文明世界的殖民扩张史也证明了“星期五”们并没有在鲁滨逊们面前由受难飞跃升华到新生。且看看以“星期五”为代表的原始部族在西方文明人侵下的实际状况吧。理查德·莱汉在《文学和价值观:美国鲁滨逊与西部理念》中说,“鲁滨逊的经历与北美首批移民的经历如出一辙”。<sup>[3](P201)</sup>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在那片富饶的土地上过着“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原始部落生活,在随后的200年中,有好几个欧洲国家的人踏着哥伦布的足迹,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探险。欧洲殖民者最初来到北美时,印第安人曾慷慨援助,但殖民者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对印第安人采取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美国独立后,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行径变得格外毒辣残暴,美国统治集团采取武力和欺诈手段把印第安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赶走。仅在19世纪,美国对各印第安人部落就发动了200多次袭击与扫荡性战争,残暴屠杀印第安人,把他们驱赶到西部贫瘠的沙漠地带和一些州的零散的“保留地”内。美国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到1865年,除阿拉斯加外,只剩下38万人。看一下美洲印第安人的苦难遭遇,我们就知道西方殖民者给“星期五”们所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苦难。而“星期五”正是原始落后部族在西方殖民人侵下的“受难者”的缩影。正如书中所描述的被“星期五”逗弄的黑熊,被“星期五”逗引到树上,进退两难,笨得像马戏团的小丑。“野兽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表现出来的困窘和滑稽,难道不正是殖民地人民遭受压迫奴役而丧失民族文化身份后痛楚的写照么?”<sup>[3](P203)</sup>

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的两大武器,一个是火药,另一个就是《圣经》。通过枪炮火药,在武力上征

服;通过圣经,在精神上征服。他们占领一个地方后,就以主人自居,然后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就像鲁滨逊那样,漂流到荒岛后,马上就把它作为自己的领土范围,一旦出现了另外的人,就把自己当作当然的主人,他教会“星期五”的第一个单词,就是“主人(master)”,在后来,又有其他落难者来到荒岛时,他又变成了“总督(governor)”。武力征服后,就开始精神上的奴役,企图把侵略者的角色转变成救世主的形象,让殖民地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的角色。“鲁滨逊从旧世界来到新世界(荒岛),他身上既有传统的宗教神话的意识,也有新的实验科学的思想。借助一些工具和基本技术,鲁滨逊征服了土地,控制了动物和土著人,……”<sup>[3](P203)</sup>鲁滨逊把那个野人命名为“星期五”,就是希望在“星期五”的脑海里永久地打上精神烙印,以达到自己永久奴役他人的目的,而后者也真正成为耶稣式的“受难者”形象,却永远无法获得“复活”,“新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两个人物鲁滨逊和“星期五”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即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一方竭力要征服同化另一方,结果使另一方失去了本元身份,并蒙上了“受难者”的外衣。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文化殖民现象,它给以“星期五”为代表的原始部落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

#### 参 考 文 献:

-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4.
- [2]笛福.鲁滨逊漂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3]卢瑟-S-鲁德克.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M].王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4]周庭华,魏文.解读“星期五”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J].长沙大学学报,2005(6):110.

## The Biblical Archetype Implied in the Image of “Friday”

WANG Chuanshu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s:** In the light of the theory of archetype criticism, this paper, through analyzing that “Friday” is consistent with suffering Jesus, points out that the image of suffering Jesus in Bible is the archetype of “Friday” in *Robinson Crusoe* so as to conclude that Robinson’s assimilating Friday is a phenomenon of the cultural colonization.

**Key words:** *Robinson Crusoe*; Friday; Biblical archetype

(责任校对:萧世民)